



本色

丹剧的动静，历史在聆听。

——题记

□ 范德平
李明明
朱旭海

李彬还从佛教音乐和丹阳地方民歌中汲取精华，开发出了“梅花调”“雪花飘飘调”，作为丹剧唱腔中的“特殊色彩调”。在李彬看来，丹阳地理位置属典型的江南地区，并且是以稻麦为主的农耕文化，因此，丹剧音乐理所应当吸收别具地域特色的丹阳打麦号子、车水号子、插秧号子、田歌等音调。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他的努力，以“啍当”曲调为基础的丹剧音乐体系有了雏形。丹剧从“啍当”中化茧而出，李彬是呕心沥血极尽才华。他在“啍当”的熏陶中，尝尽酸甜苦辣千般滋味。李彬在解剖“啍当”的板式、结构时，似乎看到了养仁、贡景春、刘连生等先师，作为后生，李彬与他们灵魂相通，既能遇见，也能对话。

李彬挖掘整理“啍当”传统曲目的同时，还进行现代题材的剧目创作。他知道，在戏剧结构方面，“立主脑”是重要原则，即突出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并以此体现“作者立言之本意”。构思戏剧作品，犹如工师之建宅，“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他通过“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等创作步骤，执笔编写了《磨糠记》《支农图》《雷电颂》《能不够》《三者之间》《让队长》《特别党员》等近20个上演剧目，排演了《刘三姐》《江姐》《欧阳海之歌》等30多部戏剧。有时还兼任演员，在《社长的女儿》《年轻的一代》《江姐》《欧阳海之歌》等戏中，分别扮演了社长、林坚、沈养斋、曾武军等主要人物，受到同行和戏剧爱好者的赞赏。至今，丹剧团的档案室里还珍藏着沾有他汗渍的剧本和《丹阳“啍当”说唱艺术原始资料》《“啍当”古今说》《丹剧音乐概述》等手稿。他在从艺30多年的生涯中，尤为重视接班人的培养。丹剧几代人的成长，都与他的倾心施教密不可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彬是第一个把流传久远的“啍当”唱腔改编成丹剧基本唱腔的人，在众多成熟、优秀的地方剧种林立的江南，他始终对丹剧情有独钟。一步一步、一点一滴，把对丹剧的理解和期望付诸实施。他侘生于丹剧，为丹剧的成长呕心沥血，把毕生的热情热血奉献给了丹剧，从剧本的创作、唱腔的设计、舞美的制作、导演的统筹等等，一个剧种所包含的各个艺术门类，无不浸淫着他的心血。他是丹剧这个地方的剧种的创始人，他是丹剧的先驱，他是丹剧的隐婆，他用“啍当”催生了丹剧。几乎所有的丹剧人都说：“丹剧的诞生，李彬建有开天辟地之功。”

……“啍当”在水利工地唱火了以后，县委县政府把地方剧种建团的工作摆到了议事日程，在考虑剧团架构的时候，县领导觉得当务之急是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快戏剧人才的挖掘和培养。

1958年11月，县里在新民西路原《正报》报社旧址内组建“丹阳县文艺骨干‘啍当’训练班”，为丹剧历史上培养第一批演职人员。训练班共27人，由宣传文化口的

干部徐雄、臧辉南担任训练班负责人，李彬为业务教员。这个“啍当”训练班实际上就是丹剧团的雏形。训练班以剧目教学为主要内容，以导演排练计划为依据，辅以表演、唱念、曲牌、器乐等课堂教学。当时的培训工作主要由李彬负责，学员们一面学习音乐常识、表演技艺，一面学唱“啍当”曲调，李彬在主持“啍当”训练班的培训工作时，对丹阳地方语言特点、声韵进行梳理，结合演出实践，制定了丹剧唱、念音韵表，初步规范了丹剧舞台语言，为丹剧培养了第一代演员，同时还培训了一批乐队人员。经过短期的训练，终于形成一支有演员、乐队、布景、服装、道具制作、灯光管理的小型戏曲队伍。

“啍当”训练班开始排戏了。李彬一开始就抓住一个“新”字大做文章。李彬心里清楚，“戏改”是一个老话题，民国时就争论过一阵。当年鲁迅惊诧于戏码跳不出“才子佳人私会后花园”的套路，曾感叹：“戏还是那样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他还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小八子”的现编现唱、水利工地的现编现演，都是唱的老百姓身边火热的生活，这些都给李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李彬拿定主张，用现代戏来作为训练班的处女作。

他们以“啍当调”为基础，按照剧目的特点，编订成一整套唱腔。编排了以延陵工人劳动模范为原型的《张木匠上北京》《能不够》《一日千里》等一些现代小戏，这些戏从1959年元旦开始在丹阳县工人俱乐部作首次展演，一时成了丹阳民众的热门话题，被老百姓称为家乡的“啍当戏”。1月10日，文化馆在培训班的基础上，成立了云阳剧团。接着，在本县专业剧团的支持和协助下，移植演出其他兄弟剧种的《断土地》《卖妹成亲》《仁义缘》《天仙配》等传统剧目。1959年9月“啍当戏”正式定名为丹剧，云阳剧团更名为丹阳县实验丹剧团，并以此名义赴邻县试演。

丹剧有了团，着实让“啍当训练班”的师生兴奋了好一阵。值得一提的是卖烧饼油条的“小八子”孙以发、鞋店的售货员卞兰萍和那哭哭啼啼险些错过学艺机会的农村小姑娘华雪凤，都成了丹剧团的第一代演员。

(十一)

长篇
纪实文学连载

古街靳家巷，衔接镇江过去与未来

□ 马彦如 张剑



明朝冯梦龙编撰的《古今谭概》中，收录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丹徒人靳贵曾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人称靳阁老。靳阁老有一个不肖之子，科举考试没能及第，多年后，孙子反倒金榜题名。靳阁老每次督促、训斥儿子时，儿子总是油嘴滑舌地狡辩：“您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您的儿子又不如我的儿子，我怎么不肖？”阁老只好大笑而止。

在明朝政坛，有两位官至宰辅的镇江人，一位是杨一清，另一位就是靳贵。

靳贵(1464年—1520年)，字充道，号戒庵。据《光绪丹徒县志》记载，靳贵的祖上自元末以来便居住于镇江，“先世家庐州，元季避乱徙镇江之丹阳”。《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明载其籍贯为“直隶镇江府丹徒县民籍”。

靳氏为江南望族，祖父靳荣以行义闻名，父亲靳瑜以镇江府学生员入南京国子监，授温州府经历。

靳贵在靳瑜温州官舍出生，应为长子。《光绪丹徒县志》卷六十中，记载了关于靳贵出生的故事。故事说靳瑜50岁无子，在金坛教育孩童。夫人范氏卖掉钗梳，买邻居女儿为侍妾。靳瑜冬至归家，范氏置酒于房，安排邻居女儿侍候靳瑜，然后就出门从外面把门闩上，没想到靳瑜却站起来，逾窗而出。他真诚地告诉夫人，“此女幼时，吾尝提抱之，恒愿其嫁而得所。吾老且多病，不可以辱。”遂将此女归还其家。第二年，范氏受妊，生靳贵。

靳贵“少长颖悟捷出”，非常聪明。先后师从镇江著名学者丁元吉、杨一清，在两位名师的教诲下，靳贵学问日益邃博，科举之路非常顺畅。弘治二年(1489年)，靳贵中己酉科乡试解元(第一名)，弘治三年(1490年)中庚戌科会试第二名，殿试钱福榜探花(第三名)，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三试顺占三名，成为科举史上的一件奇事。

为官27年，靳贵历经弘治、正德两朝，仕途顺达，官至宰辅，入内阁三年，得以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参与机密事务决策，成为朝廷重臣。正德六年(1511年)和正德十二年(1517年)，靳贵作为翰林编修，曾主持过两次全国举人考试，也称会试。第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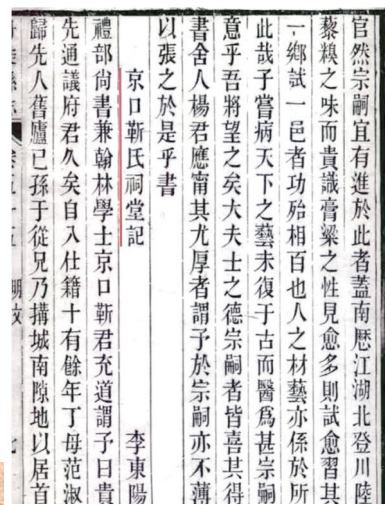
会试结束后，有人举报说靳贵的家童收受贿赂，出卖考题，靳贵没有申诉辩解。第二次会试时，靳贵已经身体有恙，为了证明清白之身，他决定抱病主持考试，未曾想，那些负责监督与上谏的言官们，对他极尽嘲讽、丑化和攻击之能事。人言可畏，靳贵万般无奈，只得辞官。

退休返乡后，靳贵遵从简约，“家居斥去纨绔侈丽之物”，并作《师俭堂》以示子孙。他好古力行，“作室城南。建祠堂于正寝之东，置祭田、祭器。作惇叙堂。以合族革去近世焚楮之币”。虽已归乡，但他仍身系朝政，“而忧世之心不释，居常邑邑不解颜”。

正德十五年(1520年)八月七日，因非常担忧南巡的武宗安危，“忽疽发背”，逝世于家中，享年57岁。朝廷为此辍朝，赐祭葬如制，赠太傅，谥文僖。明武宗南巡至镇江，亲临丧礼，“抚柩嗟悼者久之”，并亲自为他撰写祭诗：“朕居东宫，先生为傅；朕登大宝，先生为辅；朕今南巡，先生已矣。呜呼哀哉！”全文简明扼要，短短28字表达了对靳贵的深切哀悼和尊重。《清光绪丹徒县志》载，靳贵最后长眠于长山脚下的西凤凰山腰。

靳贵对家乡镇江有很深的乡梓之情。任编修时，他在乡里建筑了解元、探花两座牌坊，一座在清风桥，一座在儒林坊。进大学士入阁，在虎踞门内建筑了大学士、尚书、官保三座牌坊。建筑“京口靳氏祠堂”，堂号“惇叙堂”，明代李东阳所撰《京口靳氏祠堂记》中，对祠堂位置、堂号、房屋用作安排、祭祀、管理、祭田等有明确记载。

据传，靳贵的旧宅位于镇江南门外大街西边的靳家巷，这里不仅是他的居住地，也是其家族在镇江的族居地，流传着许多他和家人的故事。巷名传承沿用至今，成为衔接城市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文化遗产。



由腔成调、由调成曲、由曲成剧，是一个时代成全了丹剧。